

惜物养德

“自从买了吸尘器，清扫变得马虎；自从买了冰箱，食物常被浪费……”日本作家花森安治的这些文字，让人深有感触。仔细想想，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吗？

一粒米饭、一杯水到一件衣服，甚至是一套家电，都有可能被丢弃——不知从何时起，东西不再耐用，也不再被珍惜。铺张浪费的行为出现在社会与家庭的各个角落。

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小时候，生活比较艰苦，都以节约为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口口相传，人人践行。我上初中时，还经常穿打补丁的袜子，外公外婆的外衣上更是常见大小不一的补丁。那时，外婆炒菜倒完油，总要用手指抹一圈油瓶口，放进嘴里吮一下，生怕浪费。

渐渐地，生活所需不再稀缺，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从小孩到大人，从平常百姓到富豪显贵，大家对勤俭节约的意识开始淡薄。很多人认为节约就是小气，觉得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该讲阔气、讲派头、讲排场，很少提及珍惜和节约的美德。下馆子，不多点些菜、不剩点儿东西，似乎就觉得不大气、没面子，担心遭受旁人的异样眼光；走在马路上，人人光鲜亮丽，衣服淘汰频率越来越高；

垃圾桶里经常堆满各种被丢弃但依然能用的物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自觉惜物。或许是穷怕了，一旦进入不再必须惜物的时候，大家对物品好像有种“报复”或“暴殄天物”的心态。以前扔掉一件东西的理由是“不能用”“损坏了”，衣服穿不了也得想法子改一改再利用。现在呢，一句“不适合”“不喜欢”就随意扔掉，没有一丝留念。坏了，丢了便是；旧了，一扔了事；腻了，立马换新……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浪费。

虽然经历苦日子的老人们会劝导子孙、邻里要勤俭节约，但浪费的现象很难一下子“刹住车”。更何况现在生活变好后，大家对惜物的态度已发生翻转，惜物在一些人眼中不再是令人称赞的品行，反而有时会被诟病。

结婚时，我家买了个双人布艺沙发，五年来，沙发被小儿涂鸦以各种颜料和油渍，但并不影响使用。每次客人来，总有人问为何不换一个新的，或委婉地开导我，生活不要太节省。起初，我都会摆出自己的态度：“还能用，没有必要更换。”可传来的却是对方捉摸不透的眼神，抑或再次“好言”相劝。慢慢地，他们再问时，我便回答：“正准备换呢！”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一件还能用的旧家具，为何非要换掉？

我安慰自己，或许现在的风气就是

□汪亭

如此吧。惜物已是小气、抠门、没本事的表现。

去年，乡下一个堂叔进城。我尽地主之谊带他玩了两天。自我感觉招待还是比较得体。没料到，几日后母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堂叔回去跟村里人讲，我在外混得不怎么样，连着几天都是穿同一套衣服。我哑然失笑，无言以对。两天的招待，吃住都没有问题，却因一件旧衣认定了我的生活近况。这未免太片面了吧？

妻子听后，埋怨道：“让你把那些旧衣扔了，买几件新衣穿穿，就是不听，又不是买不起。连我爸妈都说你穿得太寒酸。”原来，不止乡下堂叔，就连城里的岳父母也一样，被这个风气“同化”了。

一个朋友也曾开玩笑：“都像你这样，一件衣服穿几年，那服装店早倒闭了。”我想，惜物与发展，应该没有逻辑关系。惜物不会阻碍发展，发展也不是靠浪费的陋习换来的。不管是自然生长的草木，还是社会生产的衣食，这世间万物皆来之不易，应该珍惜。

懂得惜物的人，内心一定是柔软的、慈悲的。正如花森安治所说，“惜物”这件事，没有柔软的心地，就做不到”。珍惜自然的馈赠，珍惜彼此的劳动，珍惜自己的选择，惜物就是积德纳福。不管什么年代，惜物都是优良品德，值得传承。



模仿说

山中访春色
大美叙说难
风伴落花舞
枯荣皆自然



与花善

小花伏地开
自笑自开怀
风过善相送
微香随意摘



割麦子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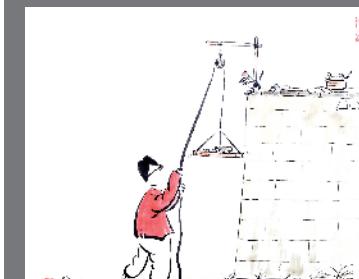
□陈家忠

每年麦收季节
我就发现父亲裸露着古铜色的脊背
手持一把锋利的镰刀
弯腰去割麦子
烈日炎炎下
父亲收割我的一把又一把的乡愁
刚从刀锋上倏然落下的
麦子的茬口上
让远隔千里之外的我
感受到触电般的悸动
悸动中还散发一股酸楚的味道

麦子收割一半
母亲在电话中絮絮叨叨地说

父亲不小心被镰刀划破了右腿
流了不少血
我说我还感觉奇怪
右腿明显好好的
咋感觉隐隐作痛
是不是千里之外的老家的麦芒
刺疼了我的神经

我眼里的一滴水
我眼里有一滴水
晶莹剔透，宛如液态的水晶
这一滴水是来自黄河，还是长江
我不知道，但是知道它穿透力很强
它倏然间让我晕眩
让我咬到黄河的咆哮和长江的澎湃
难道我的一双眼睛
一只眼是黄河
一只眼是长江



春日忙

抹泥补砖瓦
修屋防雨淋
春光轮换紧
自立见精神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